

程

先生於說經文序俱朴實的當故
俱選存之至于說毛詩者則一字
一真珠艇矣

虞東文鈔目錄

卷二

○序

吳易堂禮注彙辨序

范衛洲詩瀋序

虞東學詩自序

明文觀自序

陳清端公文集序

見復先生集後序

門下晚生吳卓信編次



容齋集序

陸青峽文集序

范蘅洲文集序

陳立夫焚餘稿序

錢澹菴集序

黃崑園先生年譜後序

王氏近譜序

孫天威噩夢錄序

邱氏古樹續集序

古趣亭詩序

張鳳岡詩集序

胡玉溪詩集序

方定之北征草序

姚尚渙一漚吟序

吟亭詩錄序

單山人遺詩序

旦谿上人梅花疊韻詩序

金臺書院課藝序

白麻書院課藝序

陳體齋制義序

陳伯思制義序

王仲涵制義序

張禹甸時文序

張仲彝時文序

席猷之時文序

翟衛廷遺文序

翟藍溪遺文序

丁吾拙遺文序

咸受齋擬墨序

送陳立夫之順德幕序

送戴桐峯出令楚南序

送林心芝出令浙江序

送翟依巖出令廣東序

送陶叔載之叙永司馬序

送同年陳太史歸楚南序

送宓齋廷尉歸華陽序

沈歸愚先生九十壽序

巖韋川先生七十壽序

涇陽李愚齋七十壽序

趙靜涵七十壽序

江儕鶴七十壽序

安義王文思六十雙壽序

胡年伯母馬太安人七十壽序

陳母駱太恭人壽序

虞東文鈔卷二

吳易堂禮注彙辨序

海虞 顧鎮 脩九

古禮散亡漢儒掇拾殘闕各守所傳罕能通貫康成網羅衆家作為傳注互證旁通歸于一緒厥功甚大其失者在于偏信纖緯參引漢儀後儒紛、彈駁叢雜牴牾得此失彼紫陽輯儀禮經傳盡芟詭說如目去翳喪祭二門晚未及定勉齋受命編纂僅成喪禮一十五卷其祭禮初具藁本三山楊氏續為修訂乃克成書夫禮莫大于祭祭莫大于郊社禘祫信齋所述一本經文不復臚舉群言辨正得失有遺憾焉嗣惟陳用之禮書能得其詳而亦有沿仍

舊誤或強立異說者近世萬充宗以精敏之識推牙折角卓然名家而果于自用鮮闕疑慎言之義甚哉說禮之難也易堂吳先生以經學受 上知長翰林為碩儒鉅師而雪抄露纂矻不休以余曾窺舊典有志學禮因出所著禮注彙辨相示其書專論祭祀于郊邱宗廟以及方望蜡臘百神之羣小祀其歲時疎數服物隆殺經傳參錯異同諸家論說之不一者條列部居以擇其是而去其非方之陳萬二氏之書又加粹焉蓋以補信齋祭禮所未備而亦以檢正康成者羽翼康成也余既受而卒業為著其所以詳于祭之由而承學之士從此求之禮之大全亦因可漸識而紛紜之說不足惑之矣

范蘄州詩潘序

漢儒之說經病其隨文附會而穿鑿多後儒之說經病其以察自用而切證少而于詩為甚自毛鄭行而三家廢迨集傳出而毛鄭衰學官現立之注疏度閣不觀又何有于久廢之三家嘗論毛傳簡直而略鄭箋典實而迂孫王各是所學互相掎摭而孔疏兩存其義鮮所折衷于是宋儒苦其闕隔羣疑交攻而各以察言矣古今善讀詩者莫如孟予古今善說詩者亦莫如孟予其為言曰以意逆志又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之二說者合之斯美離之乃傷而朱呂分門主張偏固嗜癖好奇之士乃更欲奪其兩壘別置一軍而元黃朱紫益雜以亂余考唐宋以

來說詩之家自集傳專行外如東萊之讀詩記華谷之詩輯迂仲
實夫之集解尚已餘若歐之本義蘇之集傳范之補傳王之總聞
殆不可以枚數要皆纂述曩聞附以己意烏有盡棄成說若不屑
沾其餘瀝而別求棘口之味于酸鹽之外者乎此我友蘅州甫詩
潘之所為作也蘅州之說詩以注疏集傳為兩大樞紐惟其合者
從之間出新義以補所未備又採輯軼說為三家拾遺搜羅考証
為名物典故衷于孟子逆志論世之法去二病而求一是蘅州之
于詩可謂勤矣且歎焉不敢自多曰此古人之殘膏剩馥也名之
曰潘夫亦可以折嗜癖好奇者之角矣昔萬充宗邃于三禮卓然
名家而黎洲先生序其書犹以爭長黃池石戒蘅州固服膺黃氏

虞東學詩自序

者余因述其所以名書之義為本于其鄉先輩之訓云

鎮家累世以詩學相承而先君子尤飭聞織簾芟蘆緒論嘗手
定塾本以課鎮兄弟時舉古說相示童稚無知徃以爲異聞退
而簽記積有歲年簽且盈篋痛遭先君子之變言復提其耳而詔
之者乃排纂所記之簽核以傳箋正義之說為劄記四卷嗣遊見
復陳先生門每叩所疑先生為剖晰辨証益得聞所未聞已而浪
跡都下質所學于晚聞陶先生先生首肯焉而謂其言太果頗類
西河毛氏因自祇悞為易稿者再三尋念所說未備思有以續而
全之適宛平崑圃先生屬校所著詩統說三十卷乃得縱觀宋元明

來諸儒之述作遂按部分章逐加疏證凡得國風五卷小雅三卷
大雅頌各二卷積十有八年而後成書道途風雪之中服官泣事
之暇莫不載書自隨反覆沉玩或見物有觸或因夢成想要以考
信六經旁稽左史義炳事核然後書之闕疑慎言之義蓋無刻不
凜諸懷也人事採雜宦跡羈絆幾不克藏事乃乞假南旋養疴
匡廬山中三年而今始畢顧所憾兩師凋謝就正無從猶賴二三
同志相與檢舉違異校正踈脫俾得少減訾尤則良友之益居多
焉書成因述家學授受之源師友陶成之力及十八年來勞形役
志之所得以存而論之

明文觀自序

吾鄉薛孝穆先生選明文在一百卷片一歲歐曾為矩矱持擇甚
謹可以為學古古之津梁矣然以綜括一代之人文謂不能出于
是則竊有進焉古之言選也自昭昭始而書錄一代之文則唐有
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皆以詩賦冠其端蓋其緒倚最先為後
世文章之肇始故不得而略也而賦止十篇五七古僅七十餘首
不其蕙與文章之用莫大乎章奏解大紳之大庖西封事王姚江
之諫迎佛疏不必謂趾美昆賈而呂黎佛骨表後罕有此汗潤卓
踔的切事情也矣至邱瓊山之上孝宗書海忠介之治安黃石齋
之易數皆極君之大也而槩不之及非復小之罅漏已也金華之
文純粹質雅為一代冠冕其未能超詣也猶沿元季餘習耳薛氏

斤其塗澤謂成昭季之文之亂豈為編得其衷也乎二川之文薛氏所尊也而于荆川集中不錄廣右戰功叙于震川集中不叙錄李羅村行狀將所謂心法相傳得左國史漢之神理也何左夫文者所以明傳而達用也理不足則浮掠而罕歸識不具則拘墟而鮮當所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得也後觀之猶謹為歐曾之矩矱云尔哉嘗湯有明一代之文潛溪正學其用先已而振其絃也姚江也茶陵震澤其繩武已而起其衰也二川也與二川駘斬而鼎立也晉江也教子者之文不必同其足以明傳而達用一也文不必如教子而苟有得于傳用之說者猶之乎教子也鄉居側僻不能具汝名家之集從四遠借覓得文如千首編為二百十六卷拾遺四卷名之曰觀所以著考鏡之長也夫大謹別裁嚴去取無偏錯乎歐曾之矩矱猶薛氏志也文在所錄也存十之七而增益者過大半亦凡以廣所未備而非有異同也

陳清端公文集序

余童子時即聞海內有清端陳公者以名進士起家駁歷中外數十年推治行第一而公方如孤山老衲以危孤自持天下信之願弗及親其儀範聆其純言有餘生也晚之憾嗣以羈宦都門獲交其文孫肅菴間述遺事益心儀之猶未讀公書也洎余謝病歸里肅菴公出守南康移書相招俾主誨白鹿得數晨夕肅菴乃盡出公詩文相示受而讀之蓋自作令而部曹而學政而監司以至于

將軍凡與利除弊恤民飭吏崇教起化之方具在焉其向條議之
詳明指陳之愷切播告之懇懇與夫論學論文靡不洞達曉暢加
以虛衷求瘼詢度諏謀悱惻之言溢于行墨歐陽子所謂言之所
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在也其他記序及有韻之作要皆原
本性情抒其所深視世之務采色誇聲音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于是嘆有德在必有言而向所聞風起慕憾生之晚在乃今而如
親儀範聆緒言也蕭菴泣南康未久而潔已奉公汲于振起文
教有公之遺風予編校既定將授法梓以流示天下囑余以一言
綴簡余材朽行薄何敢叙公文聊志夙昔景仰之私而今得睹懿
云尔

見復先生集後序

道之顯也謂之文道不足而以文自標于是乎襲史漢貌唐宋獵
取膚末以自欺而欺人皆無預于文之數者也昔歸熙甫當王李
盛時獨抱遺經于荒江老屋之間而後學宗之如呂黎序陵無他
道存乎尔見道明則無游穉信道篤則無飾說不得已而後言故
言不可廢不得已而後辨故辨不可矜蓄道德而能文章熙甫而
後非先生其誰屬先生前易箒數日郵書示鎮兢于說經之難
述作之不可苟因及生平所著若經咫若掌錄若詩若文皆手自
刪治錄有成本他日或付法梓戒勿失其矜慎持擇之意其重自
傾藉亦愛道而堅護之也今先生之長君道光彙粹法種都為一

帙謹承定本刊布以鎮辱契景保謂當有言以誌其後自維孱
甚陋愧負師門而先生著述之大指要于見道明而信道焉則鎮
夙昔所服膺而自謂無失言也也徑尺掌錄此先生言之備矣不
敢諼其文之繼熙甫而起也實有道趣以流溢其間而非世所
尚之徒文也後之讀先生集者能潛心涵泳焉亦可因文見道
也夫

密齋集序

吾宗近世之賢者各以經術重于時若織簾芟蘆亭林景范及今
司業震滄氏女著也而經術之餘作為文章不規于擬漢準唐
而徃徃獨來直舉胸臆其莫如亭林祖述其女中然後形見于

外故其詞勁直無枝曲所謂君子貴其實也家人之象曰言有物
艮之六五曰言有序蓋言物不可以為言而言之有物也又自
有其序世之推為能文者至于有序止矣而惟有物之言乃為能
既其實則亭林而後吾于密齋先生見之先生自言十四五歲以
來即寢饋于宋儒先生之書而敬之重之信之安之故能見道之
確而洞然心口之間其端尚書之所謂中即湯詒之所謂禮故用
中之治在由禮而時中之學在復禮又端五常之為道猶五穀之
為飯其種則天命之性也種雖可以為飯必殫耕耨之力合水火
之功然後為飯而得飽亦而以直性性源為宗何異于見種而命
飽必不然矣其尤粹者則約中庸之旨于忌憚二字而于侍用一

源之合有味乎其言之庶幾乎見道之卓者其必傳于後無終也
先達前後所論与亭林絕不侔而独往独来直举胸臆歸于詞達
而理足則无弗侔也惟其言之有物而能既其真也歐陽子有言
中充實則發于文其光輝施于事其果毅先生有之矣鎮荒陋不
文不敢高論古人及當代名公鉅製惟于吾宗數子之所為文向
嘗窺其一斑以私心擬似先生得毋小之乎要是家人語不堪為
外人道也詩則惺惺蘭坡兩先生言之備已无容以贅云

陸青峽文集序

我友陸青峽氏以名生舉孝廉直徽者為天子掌制誥每三
年大比輒携蓑帽就南宮試願獻為制舉當以為不足為獨喜為

古文詞上下漢唐津不置余以為文古方今也漸至于道乎尔
文具而道不存雖先秦汲冢皆秕稗也有一言之幾乎道即制舉
業庸可廢哉嘗論有明一代作古當以震川為巨擘而其所為制
舉文字往往有出于記序之上也餘若荆川晉江嘉定法公皆古
文大家也其時藝之信今而傳後也亦卓乎不可磨滅何古道所
存也夫時藝之所以不古若古在于排比對偶檢束不得自由耳
近亦稍越極矣其實古人應制之文皆有條令準極唐宋人集
中多有存者今之治古文也咸宗之未始以為病也且使漢唐設
科早立此極而使江都易黎為之其作必至今存而後之詞賦對
策必不能以抗而爭先向嘗疑于是顧未暇以質之君也今讀其

所為賦頌序記書傳之文，無不原本六經，苞舉三史，搜擇融液，成一家言，非掠取于外，藻飾而離于道也。乃知君所嚴為，特俗下者胸無心，嚇腐鼠也。之所為，而非震川法子之所為文也。若震川法子之所為文，則是集固与椽鼓相逐，而余前所陳也，皆君意中之言，而非有岐也。君之言曰：士之所以自期待也，非止取足于己也，必將有所施之。君方掇大魁，登脞仕，簪筆承明之廬，以潤色鴻業，垂聲不朽，所施也，殆不可量，而是集其嚆矣云。

范衡洲文集序

余初讀衡洲詩，愛其是朗宏達意，其生平必得力于長公，非羈的可繫也。及覩其所著古題亭文集，則又質醇古，鬱乎蒼堅，求之古人，于子固為近。昔金華宗潛溪以徑行為文，為前明一代冠冕，而流也，猶謂沿元季餘習，蓋醇樸有餘，而精義不足，故學曾而不至于曾，王李之徒，高談史漢，薄唐宋以下為不足云。此正不能望潛溪之脚板，何論歐曾哉。聞之易曰：言有物，言有物，言有物，言有物。而文采附之，此夫子後素之說也。又曰：言有序，言有序，言有序，言有序。而變化生焉，此孟子穀率之說也。言物也，即不必問其序而言之，有序也，又必稽其物，文之所以雜也。衡洲生會稽，禮樂之鄉，為窮經稽古之學，于永嘉姚江四明蕭山諸君子之撰述，及夫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奧諦，渺說靡不窺尋，究景于治古書，融洽貫串，而見之于文，其上固已逼擬子固，次亦不失為潛溪，蓋能根物理，

而規矩生心故不為物無序之談卓自樹立成一家言也原集
有賸一卷余請汰之而存其必傳者

陳立夫焚餘稿序

學問之事人所自盡也有許中必形諸外然而有傳有不傳則命
存否矣以余獲交海內為學能文之士其卓有所立以見于後者
不能一二計而抱其所學老死窮卷其比也乃至摧挫抑塞并
其所謂窮而工者務殫棄之使忽不道盡而以死繼之則山陰陳
立夫氏尤可哀已山陰固多學者世所推胡君穉威周君園牧皆
重自於厲傾心折立夫立夫病訓詁破碎歎一切掃去自以其意
說書故穉威尤独喜之為文汗潤漉發倉卒數千言不加點竄而

酌於南宋文往
有之

爛然可觀穉威雖卓踔振奇離致絕俗卒亦有以掩也與人唱和
一詩恒數十韻一韻恒數十言才之大如此顧弗屑措意其洞達
時務懷抱幹略真得一當以效于世卒不可得慙歎俯仰自詫自
嘲形于楮墨其女寄也已無可奈何乃收弄前後所作汰其十之
九犹得數十卷復自笑曰其乃藉此觀其存也亡何寓齋火圖
籍悉盡此觀其不復存何女酷也立夫嬾作書未嘗錄以示
人交好其僅一閱其稿都亦不能記憶也立夫嘗夜過余述其為
人治病事語多不能詳乃據案盡數紙與衍如倉以傳歎為之不
可此被焚後事也今亦不見其稿蓋不自檢拾其多矣先是穉威
没于晉立夫哭之哀嗣復喪其女所為文益不自得時為余言

而規矩生心故不為物無序之談卓自樹立成一家言也原集
有賦一卷余請汰之而存其必傳者

陳立夫焚餘稿序

學問之事人所自盡也有許中必形諸外然而有傳有不傳則命
存否矣以余獲交海內為學能文之士其卓有所立以見于後者
不能一二述而抱其所學老死窮巷者比也乃至摧挫抑塞并
其所謂窮而工者務殫棄之使息而適盡而以死繼之則山陰陳
立夫氏尤可哀已山陰固多學者世所推胡君穉威周君園牧皆
重自於厲傾心折立夫立夫病訓詁破碎款一切掃去自以其意
說書故穉威尤独喜之為文汗潤淋漓倉卒數千言不加點竄而

脚板二字太俚宜酌或南宋文往有之

此言是也世韓蘇應試之踴振奇離致絕俗亦未有以掩也與人唱和
佳即江都天人三策亦恒數十設才之大如此顧弗屑措意其洞達
者以其答策故也

時務懷抱幹略真得一當以效于世卒不可得怨歌俯仰自詫自
嘲形于楮墨其女寄也已无可奈何乃收弄前後所作汰其十之
九犹得數十卷復自笑曰某乃藉此觀之存也亡何寓齋火圖
籍悉盡此觀之亦不復存何女酷也立夫嬾作書未嘗錄以示
人交好其僅一閱其稿都亦不能記憶也立夫嘗夜過余述其為
人治病事語多不能詳乃據案盡數紙與衍如倉以傳款為之不
可此被焚後事也今亦不見其稿蓋不自檢拾其多矣先是穉威
没于晉立夫哭之哀嗣復喪其女所為文益不自得時為余言

賤生于無所用丹溪東垣之書狗之皆可殺人今將勒成一編以去其非而存其是後必有用之也願嘗自脉不能逾二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目歎歎泣下余亦凄然歎絕後竟如其言書亦卒不就立夫之歿也余為經紀其喪囑女子學良搜檢遺篋無隻字存也學良既奉柩歸乃于其家敗簾中得數十紙服闋來京師携以示余蓋皆其所棄而不收也而真氣勁骨時亦流露其間余不忍其盡漸滅也擇其完好者得若干篇俾學良錄以寄園木以存立夫之彷彿云尔

錢澹菴集序

初江右陳木齋先生以名翰林宰岳南下車即奉檄校童子試採澹菴文入校士錄余與孫君約我並瀕其選于是三人者始相識未幾又同補博士弟子而澹菴年差長兩人皆兄事之約我既遊官閩中澹菴及余浮沉宦生間兀首席視也垂二十年里中少俊頗視疑訝不知此何年秀才常混于此兩人相視亦不覺失笑也已而余以計偕入都餼驅役二邊轉無定晚晚通籍拓落一官如枝指駢拇不足繫有無至甲申入山蓋間別也又二十七八年矣昔之少俊漸以衰落而澹菴歸然靈光躡屐走數里外顧我于山齋時約我六倦遊里居相與携酒挈榼倚棹西郊見也復疑訝非近世人不知皆木齋令虞時童子也澹菴檢存旧稿一卷得詩古制義如于篇而校士錄所收不在焉豈虞信文章老更成故不

及其少作耶。余請歸之以誌一時知己之感。且以見學問之事。日
新月盛。有如此也。約豕其言。但澹菴急收入集。遂書以為序。

黃崑圃先生年譜後序

鎮東髮受理。付先君子側年三十餘。始從見復陳先生。向學嘗擁
編。儀禮多所質叩。先生出張氏句讀授之。曰。此在北平師所印可
者。鎮受而卒業。繼又示以公所手定。用禮因得涉之。藩籬蓋公之
學術經濟。為當代鉅儒。而鎮以師門末學。竊附私淑之列。為已久
矣。計偕入都。適以先生命。執門下禮。謁公靈鍾坊第。向之私淑也。
幸得親炙光儀。公亦以先生故。曲施海進。志時公年已七旬。而端
道著書不息。每從遊。見請益。公口誨。指畫若辨。掌故。而自臬所也。

間出所著。俾校讐。魚魯參引。考證。輒加首肯。十數年來。所獲益于
公。最後辱知于公。亦最深。公嘗叙鎮所為。文述師友之淵源。而以
提倡古學。堅守師傳。為一脈之契。蓋以與先生以道相取。非如世
俗所謂。舉主門生也。深愧鎮之類。廢荒蕪。藝種之。而無成。無以望
吾師之沒。塵。為重負于公也。先生既以甲戌下世。而以公卒于丙
子之正月。師門之痛。先後攪心。閱數月。公子雲門先生。排簾公年
譜既成。屬以編校。鎮才朽名微。謝弗敢承。而雲門先生。再三誨。委
曰。是先府君意也。乃弗敢辭。謹依次校輯。釐為三卷。其孝友忠篤
体立用行之實。與夫討論典籍。別裁風雅之指。具見于譜。目為追
叙景仰之由。及公所以辱收而進之也。以誌感慕云。

及其少作耶。余請歸之以誌一時知己之感。且以見學問之事。日
新月盛。有如此。約豈然其言。但澹菴急收入集。遂書以為序。

黃崑圃先生年譜後序

鎮東髮受。理付先君子側年三十餘。始從見復陳先生。向學堂。擁
編儀禮。多所質叩。先生出張氏句讀授之。曰。此在北平師所印可
者。鎮受而卒業。繼又示以公所手定周禮。因得涉之。藩籬蓋公之
學術經濟。為當代鉅儒。而鎮以師門末學。竊附私淑之列。為已久
矣。計偕入都。適以先生命。執門下禮。謁之靈鍾坊第。向之私淑也。
幸得親炙光儀。公亦以先生故。曲施海進。志時公年已七旬。而端
道著書不息。每從遊。見請益。公口誨。指畫。若執掌。故而自真。昨也。

此篇不能出老泉之範圍
故不入選

間出所著俾校讐。魚魯。參引考證。輒加首肯。十數年來。所獲益于
公。最後辱知于公。亦最深。公嘗叙鎮所為文。述師友之淵源。而以

堅守師傳為一脈之契。蓋公與先生以道相取。非如世
王門生也。深愧鎮之類。廢荒蕪。髮種。而無成。無以望

吾師之沒。塵為重負于公也。先生既以甲戌下世。而公亦卒于丙
子之正月。師門之痛。先後攬心。閱數月。公于雲門先生。排纂公年
譜。既成。屬以編校。鎮才朽名微。謝弗敢承。而雲門先生再三誨。委
曰。是先府君意也。乃弗敢辭。謹依次校輯。釐為三卷。其孝友忠篤
体立用行之實。與夫討論典籍。別裁風雅之指。具見于譜。目為追
叙景仰之由。及公所以辱收而進之也。以誌感慕云。

王氏近譜序

宗法廢而族譜之繫于世者重。族譜所以存宗法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之法既不可復。族譜所存。獨小宗之法而已。自繼高祖而下。詳其生卒。以著代系。紀其婚偶。以教姍系。誌其墓穴。以時拜掃。由五世而積之。以至無窮。宗有遷而譜不遷。則雖久而世于墜人。猶得追而溯之。以知其原委。所以敬宗收族者。于是乎在。世人役志。劬躬。所以為子孫計者。甚長。一再傳後。未至于服窮親。盡而相視。若秦越。則譜不立之過也。同里王君朝肅。輯其七世以來支系之可稽。行蹟之可攷者。略如蘇氏譜錄之意。為王氏近譜一卷。屬余弁其端。余惟王氏之隸。亦邑人也。凡五。獨忝政。昂居梅李。

其裔孫曰雯者。徙居貴涇。則君七世祖也。王故有旧譜。今譜斷限自七世始。不及七世以前者。蘇洵氏謂詳吾之所自出。譜為親也。作也。為親也。作則小宗法也。名曰之近。蓋有不揆而合也。歟。昔陽明先生謂三代以下。家無信譜。規君所作。辭質而志懇。無隱濫。庶幾乎信譜也已。後之人能推君之志。累而續之。以益大其純。則由小宗以溯大宗。而宗法或不遂泯也。嗚呼。其可不永念之哉。

噩夢錄序

噩夢錄。在同里孝廉孫君天威之所為作也。君秀羸。多文帖。如定僧處女。不與世俗交。亦不治家人產。惟讀書自娛。有所見。輒為雜撰。部錄自六經三史。以至諸子百家之言。無不手治。丹鉛分章。

析向爭于毫釐辨其疑似生平纂述甚富身後散佚都盡茲錄其
碎金剩說耳余同年友中伯氏君從弟也收葬其遺以授君壻江
思駿思駿謀梓之屬序于余服其見之卓心之孤而言之和粹
以達也願不識所謂噩夢也何中伯告余曰昔兄以計偕赴都下
感異夢歸有揚烏之痛名錄誌痛也余嘗晤君聞中貌悍而氣索
問之曰病甚今不能省其年也豈即噩夢時乎讀其書思其人感
念疇曩忽皆成夢境然而其書存其人不沒奕世之後猶能悉
其篝燈夜誦精心鉤抉之狀寧如蔗席得失之行也乎昔李漢
序錄寫黎之文有所失墜思駿其君之李漢也而惜乎其止此也
中伯嘗為余言而悉之

邱氏古樹續集序

余讀杲堂先生載石堂記述其同里邱少尹得篆書古石事甚奇
後六十年其子南樓起甲第迎石置堂中因以名堂未嘗不嘆邱
氏之能保先澤以世其家也乙酉冬杲余歸自西江新孝廉邱君
學敏願予書屋手一編相示則都人士咏邱氏古樹詩也邱氏世
居新之東臯有大宅十餘所孝廉所居獨宗時遺接堂前古柏一
株兩松夾之而側攬寰空相拄杲堂古樹記謂自此宅初成即有
此樹在也去少尹得石時年又倍蓰過之因憶余家古樹一為始
遷祖手植墓松余見時猶及見之後竟燬于荏苒一為先憲副美
蓉莊紅豆与少尹古石相後先女被剪伐反在墓松前近年紅豆

復萊都人士亦有歌其事也而在已久廢不復此淵明所為嗟嘆也孝廉婁素好古不忘其初今再上春官發其聲價三槐八桂占古樹交輝其綿延更何窮耶詩名續集也治熙間已有成刻余未之見第序其續也歸之而重有感于余家之不競云

古趣亭詩序

余不能詩而同年友范蘅洲乃出古趣亭詩數卷責序于余且曰是不可辭余受而讀之眷寓于大麓鏗錘乎短韻累數日不覺竟尋其涯涘而莫知所極也余為乎言之余見世之能詩也工琢雕盛藻繪穠鮮都麗譽之也絕口矣上切究格律檢核聲病奉二馮氏之說以為三昧在是居然登壇樹幟為詩家宗主也今

觀蘅洲之詩所為詩何不屑也古之君子其立言也有本溯之詩書之源遊之仁義之圃以宏持奧衍之學察古今之變而通其洪纖高下之情漸于心志而發於言辭形為歌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非奔悅摹擬之所能得也蘅洲學古之道邃于經又遍遊南北覽其山川觀其土風民俗習于其治以通其識而廣其才故其為詩晃朗宏遠而骨法蒼堅神志高迥有以追于古人越風一帙陳美刺明得失泐乎三百之遺可以備太史之採矣其不謂有本之言乎余少治毛詩暇聞以具之旨而鈍質朽木不能自斲坐致荒蕪猶醜其序蘅洲之詩不溢愧乎蘅洲姑秘之恐能詩者之嗤余也

張鳳岡詩集序

少陵氏之言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詩也也所以章志而達情也識不廣不足以章志才不振不足以達情古之雄于詩者類皆蓄奮聖訓醞釀群籍以開其識而起其才故凡近不以累其心而胸次曠遠神理內潛盎然出之而有餘味也後之流也乃謂詩有別才非関于書詩有別趣非関于理則夫寒膚凍腹目不睹天地之全耳不聞古今之盛衰皆得以私智小慧競為纖仄之詞以自負雅林而少陵氏徒大言以欺人易黎之抱遺經究終始也顧不足与言詩也其為詩學之禍豈淺鮮哉吾友鳳岡先生以經術重于岐于易詩春秋皆有編著搜擇融煥得其心髓年七十餘

猶靈抄雪纂矻不少休閒以其暇發為声歌具寄冲澹蓋積于卷軸者深而命于情志也遠所由与纖仄也殊也積久成帙間以屬余曰为我别而存之余擁其尤也釐為數卷因論其夙昔之學而加證于少陵氏之言以贊其尤也以為學詩者著本論云

胡玉溪詩集序

蘇長公謂六經之道散而不可解也在于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後之于詩也亦然自四声八病特據得失擘擘拘迫以就格範而盎然之天趣缺矣夫詩之為道也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求之纖密所失愈遠天壤之間一名一物偶有所觸情于情生川駛雲飛莫究真境而羣情奔悅飾巧夸富若俳

張鳳岡詩集序

少陵氏之言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詩也故所以章志而
達情也識不廣不足以章志才不振不足以達情古之雄于詩者
類皆蓄奮聖訓醞釀群籍以開其識而起其才故凡近不以累其
心而胸次曠遠神理內潛盎然出之而有餘味也後之論詩者謂
詩有別才非関于書詩有別趣非関于理則夫寒膚凍腹目不睹
天地之全耳不聞古今之盛衰皆得以私智小慧競為纖仄之詞
以自負雅林而少陵氏徒大言以欺人昌黎之抱遺經究終始其
顧不足与言詩也其為詩學之禍豈淺鮮哉吾友鳳岡先生以經
術重于時于易詩春秋皆有論著搜擇融煥得與心髓年七十餘

猶靈抄雪纂矻不少休閒以其暇散為声歌具寄冲澹蓋積于
卷軸者深而命于情志也遠所由与纖仄殊也積久成帙間以
屬余曰多或可乎予之
交鴻攀鳳巢且忘形彈指星
霜類書札應酬宜改
言以散其尤以為字詩者奉瑞云

胡玉溪詩集序

翰墨十字直寫于建誦宜酌

一散而不可解也在于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
法之太切後之于詩也亦然自四声八病特擬得失擊擊拘迫以
就格範而盎然之天趣缺矣夫詩之為道也其神在象外其象在
言外其言在意外求之纖密所失愈遠天壤之間一名一物偶有
所觸情与情生川駛雲飛莫能真境而羣情奔悅飾巧夸富若俳

優然于依微能類之義將安取乎同年友胡玉溪氏爲學擅文所
製時藝兼雪間西江諸子之長顧未知其詩也辛巳春以計偕來
京師出其所作玉溪詩卷示余受而讀之其緣情即象能物比類
譬望璣馳文霞瀚漪未嘗不約裁館範而神致迥遠去復擘擊拘
迫之態駸乎遊作女之域矣而玉溪之意猶不自止也將進而
求之天籟之所不能已以得夫自然之音響節族而意外之言
外之象外之神隱約于喉吻胸臆間而不能遏又何拘、誦、
之足云余不能諉而差識其意故序玉溪詩而以其隱言

方定之北征草序

昔在南園隨諸君子後分題刻燭杯酒論文連牀風雨在十有二

人其年最少才最高名噪三吳間一時爭相引重則朱鄧雲林而
比肩抗行如駱有靳則方七定之其匹也余犬馬齒加長才復不
逮諸君子顧不余鄙棄交鴻攀鳳樂且忘形彈指星霜于今二十
有三年矣余既晚晚遇知遂巡卽署去復往時英傑之氣而定之
年甫及壯登高第領繁縣于六典祿景行受顯擢駸乎得行其
志所遇出十二人上顧以君之才之學不獲登蘭臺入秘閣簪筆
注起居而束帶執版廩爲書期會間能無概于心乎雖然
學古之仕也將以爲女所得爲也而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
非其義矣尹一邑牧一州典一郡爲民師帥以按養教化利賴于
時女視托身清美優游望食爲舉世無足重輕之人得失何如耶

定之服闋北上補山東棲霞令以去出其所製北征詩示余登臨
弔古觸緒具懷与夫臨歧贈處語什往切隱民瘼慎持風尚非
復綺靡言為情流連光景也此有以知君之具寄遠而抱負宏矣瀕
行余餞之郊門把手惜別追維往昔感念旧遊及我兩人參差遇
合之不齊而終期以遠大君曰是為志也請書以為北征序

一漚吟序

姚君尚渙与予同遊見復先生之門時方劇意文術志盛氣壯未
讀其詩也洎余浪迹都門一官拓落不相接也垂三十年復以養
痾匡廬曠絕人事今春旋里遇君虞山之西巖則白髮盈顛矣久
之携其所製一漚吟相示受而讀之冲澹元素儵然自得蓋不失

師門之遺範予世之所謂能詩者以拉雜為典以生澁為苦以佻
巧纖仄為工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往時湯勉耘氏每道君篤
學好古而屢踴塲屋疑必有幾微見顏面也今讀其詩何其和以
粹也昔之志盛氣壯者蓋已消融矣迨其晚年進德之徵夫

吟亭詩錄序

吟亭詩錄者涇溪詩人許古初之作也涇溪之許多以能文蜚聲
于時古初獨嗜吟咏不屑事舉子業以故人告知也余在長安中
友人孫洎莊數為余言古初頗未覩其詩也癸未旋里古初來布
衣草屨談論風霰泥之飲輒勝酒數十斛余益奇古初古初錯其
詩他人卷中余識別之古初謬謂余知詩因出吟亭稿相示其詩

有魏晉有宋果有初盛唐而無中晚然則世何能知古初哉即古
初謂余能知其詩余究何能知古初哉雖然古初正以人不知之
乃得有其詩尔今古初慙棄其性情以亟求人知余且不知古初
為何如人而又安知其詩哉今其詩具在古初雖禁人之知必有
美愛而傳之也而古初自吟其詩而已知不知固無向也

單山人遺詩序

單山人遺詩二卷蓋得于散軼之餘其友人梓之以存什一于千
百也山人志古而氣慕于世無所當意獨耽于詩于詩亦無所當
意獨喜學孟郊東野豈易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耶余嘗校錄
前代詩篇當信陽北地時慮無不何李其貌也惟子太初以落寞

筆力如抄

孤寄之詞類然天放山人之風致似之顧太初遊轍半天下而山
人足跡不出吳越間年又不永倘假之歲月以遊其耳目拓其胸
次平其心以和其氣循之勉之不懈而及于古庸能量其所造哉
吾鄉之秀女王八千大椿唐八續黼庭皆足占山人抗行而皆以
吾年余讀山人詩而慙之蓋為二子悼也

且豁上人梅花疊韻詩序

王柳南跋洛白村梅花詩後謂風極才華塗非一軌極稱白村之
才能于林處士蘇長公外自出杼軸因論阮亭尚書獨標淡遠一
派為非通論今且公和白村詩則冲淡元素風極超勝而五疊其
韻犹若銘于力也才華亦復不減然則有才也固不必以徇爛為

有魏晉有宋果有初盛唐而無中晚然則世何能知古初哉即古
初謂余能知其詩余究何能知古初哉雖然古初正以人不知之
乃得有其詩尔今古初慙棄其性情以亟求人知余且不知古初
為何如人而又安知其詩哉今其詩具在古初雖禁人之知必有
美愛而傳之在而古初自吟其詩而已知不知固無向也

單山人遺詩序

單山人遺詩二卷蓋得于散軼之餘其友人梓之以存什一于千
百也山人志古而氣慕于世其所當意獨耽于詩于詩之所當
意獨喜學孟郊東野豈易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耶余嘗校錄
前代詩篇當信陽北地時慮無不何李其貌在惟子太初以落寞

筆力必抄

孤寄之詞類然天放山人之風政似之顧太初遊轍半天下而山
人是跡不出吳越間年又不永倘假之歲月以遊其耳目拓其胸
次平其心以和其氣循之勉之不懈而及于古庸能量其所造哉
吾鄉之秀女王八千大椿唐八續黼庭皆足占山人抗行而皆以
吾年余賣山人為而怨之蓋為二子悼也

花疊韻詩序

斯道之難十倍滿策恰是真得甘
苦澁此言終不可為訓

王柳南臨汝白村梅花詩後謂風極才華塗非一軌極稱白村之
才敏于林處士蘇長公外自出杼軸因論阮亭尚書獨標淡遠一
派為非通論今且公和白村詩則冲淡元素風極超勝而五疊其
韻犹若銘于力也才華亦復不減然則有才女固不必以絢爛為

工而能為淡遠古之又能不露其才也白村詩在末之見獨以才
華滿溢六管使風極矯然不為竭慮則阮亭所標終為通論尔且
公其以為然否

金臺書院課藝序

制舉之學其而尚奔悅于是有揣摩場屋之說而文章之道靡
矣才智之士目厭為之以為小道不足存而不知非也經義代重
賢立言其道宏以遠其旨深以幽苟不窮其本末悉其源流參其
得失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探故必原本六經討端傳注研尋乎
漢唐宋元諸大儒之微義渺焉然後伐材班馬取道韓歐受矩矱
于王錢歸胡漸涵蘊藉尚俾久而發之藻蔚然猶極乎合古半

離古來即合矣而其中之精微古不存猶之乎離也今規制科以
求文人學士何啻萬計而卓卓稱不朽古代不數人今不數義豈
非斯道之難十倍于端策辭賦而顧小之為不足存哉特務為苟
得胡于速化狂華冥諦濛種滲傳誠可厭為身身見揣摩家追逐
時好不遺餘力自以為極靈蛇之珠而遭撓劍古此也一二沉
潛篤學素素好古之士拔矛而登古亦不乏人則有司之公以固
在學古亦可回心嚮道矣暇日蓋屢為諸生言之余少京兆窮山
先生歸汝生文別擇付梓謂余當有一言綴筒遲久不及亟促之
再三因次曩語為鐫于之申志

白鹿書院課藝序

真乃善尊

者自为之尔

陳體齋制義序

昔艾東鄉操繩尺以衡量文術別裁偽作如鋤九種一二鴻才後
流抗而相爭莫能昧先正典型賴以弗墜西江之文蔚矣今或稍
替矣而定行法選具在後生耳目不長不復尋艾鄉先生之緒言
而奔逐時好務為苟得東鄉而在其大聲疾呼當何如也夫文以
理為主而法輔之未有理不明而可以言法也六經四子之書
經儒先闡發無復遺蘊而况頌首研尋洞澈表裏欲以依約近
似之言入其滋味豈可得乎余以故人之格占法君子討論于此
堂無以為法君子益也為述東鄉所以論文之意所謂歸而求之
有師師矣決步以來課義盈積有日新之美南菴將誘進之而錄
其尤者付梓死以為規止也循是而勉志以復西江之旧在有志

談在謂經義具而古文之道熄余謂經義具而古文之道尊道尊

故由之難而卑而循之与抗而張之皆不知其難也聖人之言

如天經義之在學也犹司天然失之毫釐則宿離昏惑而天紀俶

擾矣此其所以難也左友侔齋太史蓋深知其難也知其難故言

不苟積十餘年所作僅錄二十餘義犹不自是而下詢于余讀

之盡數日夜戰掉悼慄不能定其軒輊久之乃議刪其十之二君

首肯不廢幾能尊其道而揖讓于古作也之間為經義一雪此言

也嗚呼難矣

道

真乃善尊

昔艾東鄉操繩尺以衡量文術別裁偽侏如鋤九種一二鴻才俊
流抗而相爭莫能昧先正典型賴以弗墜西江之文蔚矣今或稍
替矣而定格此選具在後生耳目不長不復尋艾鄉先生之純言
而奔逐時好務為苟得東鄉而在其大聲疾呼當何如也夫文以
理為主而法輔之未有理不明而可以言法也六經四子之書
經儒先闡發無復遺蘊而孔顏首研尋洞澈表裏欲以依約近
似之言入其滋味豈可得乎余以故人之格占此君子討論于此
堂無以為此君子益也為述東鄉所以論文之意所謂歸而求之
有師師矣決步以來課義盈積有日新之美南菴將誘進之而錄
其尤者付梓孔以為規止也循是而勉志以復西江之旧在有志

真乃善尊時文者

之尔

陳體齋制義序

制義序只選此篇与聖蓋漢高口文之道熄余謂經義與而古文之道尊道尊
者取其一掃制義中習見者循之与抗而張之皆不知其難也聖人之言

如天經義之在學也犹司天然失之毫釐則宿離皆惑而天紀做
擾矣此其所以難也吾友侍齋太史蓋深知其難也知其難故言

道維往昔感念旧遊小書上卷年所作僅錄二十餘義犹不自是而下詢于余讀

之盡數日存身于悼慄不能定其軒輊久之乃議刪其十之二君

首肯不度幾能尊其道而揖讓于古作古之間為經義一雪此言
也嗚呼難矣

陳伯思制義序

余与伯思甫昆弟交十五六年矣而伯思隨其尊人紫洞先生出入楚豫踪跡潤踈顧從其仲氏太史所時見其郵筒所寄文每見必令人頓易心目開舒志氣含咀不能盡初不知中即枕中所得何秘也而伯思又善病不能多作文作必繕其稿數遍人輒携之去愛其且匿弗俾其為人寶貴若是余初識伯思時其文矜慎持擇介不可于他之所為繼乃獵精雕微入其腠理久之益淳持幽縱動宕鼓舞有不知其然而然也近且攝氣歸神躡于簡淡蓋脫理之障而遊于意棄古之迹而擬其契此十五六年來伯思文章之節候而余得先覩為快也既歸京師旧居得昕夕過從

而余又以倦遊歎息將次南旋伯思畫出其所為文為余前所未見如得遍觀而盡識之率如其後之為也而伯思且不自足殆不能測所究竟矣夫人为一事當盡此事之長推此以行已服官亦犹是也今与伯思别矣南北一衣帶水嗣復有作偽得于所繕數通内以其一寄余俾村居僻側中一發天光亦良友訂學之一事也

王仲涵制義序

桐城王仲涵先生以能文名海内屢校鄉會試稱得人余嘗見其闡中所擬程作每一題輒數義必迫出顧弗獲覩其全欲訪之而未暇也已乃示以所名懷坡制義七屬余叙論因得攬觀先生之大全以快夙昔之蓄願其曷敢辭余惟桐邑自二方先生以古

文高唱。趾其美。在肩項相連。大江南北。談文藝。在歸。先生振奮
世間。卓自樹立。不曰循。故可貴也。昔劉知幾論作史三長。曰識。曰
學。曰才。而先生于制舉義。並之。惟識也。故能見表察裏。扞毛辨骨。
以遊于宥。而得女保。惟學也。故能含咀德華。和悻道蘊。以澤于古。
而得女厚。惟才也。故能縱橫抗暴。反覆數千言。以進于醇。而得女
肆。而先生方。咄之。然如定僧。妻女。蓋涵養之粹。而事周于能。故能
徒持女所能。造習熟。女所能為也。余獲交海內能文之士多矣。于
桐城。嘆現止。因讀先生文。不禁有執鞭之慕云。

張禹甸時文序

憶余初補博士弟子員。于今四十有七年矣。同謫二十五人。今存
者六。女最長。女為張君禹甸。以時欢聚。鳩杖相接。女樂陶然。不自
知其年之邁也。然皆久離蓐帽。不任塲屋。獨君岷強。貞固。年八十
許。操三寸不律。與此少年角藝。風簷鋒穎。四出。一時鴻俊。斂手皆
下。學使女目憐之。以為异人。願女文式多士。君亦欣然樂此。不為
疲也。丁亥之春。余方欲赴匡廬。君手緘。近作數十首。請置行篋。既
至。啟而讀之。古色蒼秀。与庠項松杉相映射。還睇峰頭五老。隱見
雲中。想見魏公娥媚時也。異時与君同登科舉。君又娟秀可愛。集
中。惘恍遇之。君貌質而神情。其秀天出。今更進于淵古。蓋學与年
俱茂也。後生過一日之知。輒獲女所作。有終身誦志之意。讀君文
可以知所勵矣。

張仲彝時文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期得通經學古，明侍選用之材，而士之操能為制舉業者，不揆其所以然，而務于苟得，于是揣摩之說興，而文章之敝甚矣。夫言也，心之聲，文也，道之象，以奔悅為心，而取徑于聖賢之言，則言與心不相應，而違道敝化，有不可言者，遑問人材哉！張君仲彝，以英妙之年，稟承家學，與他殊趣，獨與其師湯綬叔氏，孜孜矻矻，目乎人所不目，味乎人所不味，故其為文，往往獨來空所，依傍由心，而注之手，無不原奉經術，得其所，而昌黎所謂志乎古，不蘄悅乎今也。然且功名以展，奏效其現，揣摩家抗比，其偶以為靈蛇珠也，何如也！仲彝方起家比部，為國家宣猷贊臬，所樹立有大志者，余特論其文，為不負設科取士之意，亦以告世之從事于此也。

席獻之時文序

昔晚聞師謂經義代聖賢立言，心不殆，不能晰毫芒，學不純，不能進精詣，知識短淺，病變百出，掠浮影響，危側踳駁之弊，相尋靡已。承流枝附，辭趣一揆，而獨稱席君獻之為能自卓立，余心儀之而未睹其文也。後余執繫京師，君以試事來，得窺其一二，其試之作，磊磊然，殆與幾微得失之見，介於中，其益詫歎為不可及。舉京兆試，再越春官，不第，以選人需次都下，乃畫出所為文相示，或淡思抽秘，或高義破荒，或捉塵清談，或整襟危論，不名一侏，所以

深而不詭約而不寡有醇古典則之風而無亟言竭論之態然後
知女學之純心之歛得于師傳其深而為師之知言以知人其相
賞為獨真也君方筮仕山右將奪其平日所盡心而究學其出而
彰之治則所以不負師門允直其文之云也而亦可于文卜之矣

翟衛廷遺文序

翟子既官比部就寓西河與余居趾相錯也相與確論量文術及
所為五七言過從無虛日一日携其尊南衛廷君遺文如千卷注然
向余曰先君子為志下惟于書無所不窺制舉業宗法先正于世
所尊揣摩場屋之文弗好也乙卯之役倖得復失戊午再試而病
不可支遂以膏志時先君子年二十有四盡甫四齡耳惟是手澤

所遺先人之志事在焉將謀其剞劂氏存什一于千百惟先生惠
顧而賜之言死且不朽余才謏名微言何足為君重顧受而讀之
于心有怍、動其乃不能終謝也嗟乎士人束髮讀書孜孜矻矻
而未有已也豈敢有奢志亦歛稍知理道以自得于己而操管代
聖賢立言較其我行我說尤不可以一概相量雖依據前型冥心
搜擇犹恐離合相半顧乃度闕典訓備錯規矩務為柔媚軟熟之
辭以取悅流俗豈為讀書知理道也乎余既以迂拙坐致晚晚而
君以妙年英秀蹈厲風發疑不與儒集今其文清古而則沉鬱澹
雅莫名一狀其以超海塵轍獨攬清剛聖賢之理脈前輩之骨法
靡弗精備其不遜時好有斯然也而君之生平行誼亦略可想見

矣。昔歐陽子為文祭石曼卿，謂其歿兀崢嶸者，當蘊為金玉，產為松芝，蓋以曼卿之才，累舉不第，坎壈以歿，文忠然之，而聊以云尔。今君有賢子，能讀父書，以奮庸于時，則所謂金玉松芝，豈惟女人不惟女物，而君亦可以无悔。余既編定其文，曰瑞好事之得失，在于自得，而不在于悅人如此，果下有知當為首肯也。

翟藍溪遺文序

昔吾友陳立夫氏，謂科名得失，命也。文章學問，則任人自取之。嗚呼！此志士之言也。願以立夫之才之學，述作之美之富，可謂能自取矣。旅燕女次，^為灰烟，後益於奮思著書，以自見，而奄忽不逮，豈非命耶？藍溪既服官京朝，尤劇意文術，不欲以能事讓科目中人。猶立夫志也。春間錄近作十數義，款附其尊人遺稿，後屬余點定。余謂昔賢官祿多刻自暮年，何汲汲也。孰謂今歲之春，即君暮境耶？為索所錄文付梓，梓以告君志，而嘆夫命之不犹，雖以文章學問之可自取也，而皆不能為之主。既已無君，亦以傷我立夫也。

丁吾拙遺文序

余鄉居畏人，尤畏入城市。終歲一再至，恒主高二寒。廷家君來視，余則陳述古義，商論文術，不作人世寒暄語。嘗約為制舉文字，互校得失。余時有所糾射，君及寒廷亦嘗攻吾短。三人在更相保，未嘗忤也。已而君以連試高等，拔萃去。余與寒廷就作牛道，而切磋如故。洎余浪迹都下，拓落一官，踉蹌潤竦，其數年而寒廷發解，

京在禮部試越岁乃去君六以補行朝考至先後主余寓齋然而
君皆有所遇自此心不復上公車門矣癸未冬余以病乞身歸里
而寒疝已物故猶君存耳余為君言廿年前入城主寒疝家君來
視余此景了不可得而寒疝生平甚述恙已為為烟雲長恨何極
君之泣然淚下明年余僦居城東君數來語次間音微帶吃余謂
君賜間有疾宜急治君殊不覺也久之余以故人招下榻匡序七
三年北歸而君病已劇亟往探之把手不能語但相顧涕洟而已
傷哉君既歿其門人謀所以不朽其師也將梓其文行世而君之
子某乃荅某前後所作請余序其端余惟君之文見賞于宗工哲
匠以信而可徵予言之贅也獨夙昔相契之真歷數十年言
君已矣其文妙在視寒疝之病身後何如哉而余又安能復有
言也

咸受齋擬墨序

科舉入彀之文名之曰墨蓋匠氏引繩之義有法度可守而無
町畦可彙臆拍可掬也元延祐中始立八股法明初頒刻元文於
式化治嘉隆間犹斤斤不敢失尺寸後稍凌替矣今之談墨者其
不惟法度是守而求之畦町臆拍以尊其速化其不由科舉發名
其文雅工相戒不得涉一字矜式之遺意氓我友媿徵君念慈
為浙西名宿詩古文已流播人口孔止十手傳抄尤精能制舉業

以曾為選人例不得復立制舉。願熟慮維忘。每逢鄉會試。輒見獵心喜。擬作闈義次第授梓。而屬余序其端。余于世之所謂墨士。茫乎未之識。乃竊以窺君所作。疑貴重厚。含孕一切茶陵震澤。矩矱在。而復能不襲女貌。令女引匠氏之繩。以入山而度材。則大矣。而楠咸歸法度。而好固可懸為今日之矜式。女自記于擬墨。其漢也。左師陶奉常。晚聞先生。于時墨少。所可。徒手歸君。卒至。應京。此試卷。徧示生徒。曰。有文如此。始足增重科名。願必待科名。以重此文。乎。汝曹熟讀可也。同年友孫中伯。為余述之。蓋是科君名列副榜。故先生云。然嗚呼。前輩高懷雅韻。嗜好固與他殊。亦以見茫茫人海中。自有具一隻眼。而君文之永為承學矜式。蓋可以堅自信也夫。

送陳立夫之順德幕序

余友陳立夫氏。挾古文詞。應春官試。再歷弗變。楚蘆長安市人。吾知立夫。抱經世才。于書無所不窺。自六經法史。以至軒岐家言。靡弗窮竟。原委入其精微。嘗以暇力為人治方藥。有神效。踵門叩謁。車馬填咽。無虛日。于是人。知有立夫矣。京師故多醫。目不省。其素中。向答作何語。某之陰陽脈之虛實。迷。然如遊霧中。執方治症。核索馬錢。即俸得少效。而匿害于不覺。其甚大。立夫心然之。故屈意。任人名。不責償也。以故知立夫。日眾。立夫固不易知。立夫者。謂能已病耳。謂能已病而不責償耳。以是知立夫。此立夫所

以終不見知于人也。余知立夫久，獨不知其能醫。去年病瘵，羸立夫脈之，指其隱微深銅，若燭照龜卜，飲之，茶良驗。試之他人，復大驗。余始知立夫之果能醫也。然而余終不以是知立夫也。余往來南北徑二十年，海內名賢有道不我棄者，指不勝屈。然所心知稱莫達者，不過五、六人或死，或悵，或遠宦數千里外，惟立夫牽挽，互此相與酌酒，論文，傾吐衷曲，決臆放聲，言復涕息。時或觸念，日而相對涕洟，歌有與歌，哭有與哭，岑寂之感，庶幾可忘。數日不見，更往探之，而駟駒在門矣。余驚愕問故，云就某聘，將之順德。幕夫古之幕僚，為參軍記室，奏名于朝，得自行已志，積代累勞，往之至大官，今何如耶？知交中多踐此席者，余嘗條列其失，立夫心躓之，而

今為此行不得已也。明哉立夫行矣，有求于立夫者，板為之不能得，獨念余与立夫相知之深，曾不能寬其內顧，憂使之僕，征途作此不得已之計，可愧也已，抑可慨也已。雖然，以立夫之才，與其所挾持者，大當不屑，作衣食計，立夫其早來以自奮于清心，後之知立夫者，當更异于今之知立夫也。

送戴桐峯出令楚南序

士人東髮讀書，以壯以老，至于困窮拂鬱，連如遭此，而不忍舍去者，夫豈有利之將致之妙世妙民，以效吾學之所得乎？爾而可以效吾學者，莫如令。令之具令，古百里侯也。漢人謂之師帥，夫得百里之地而師之，帥之比于大國之封，亦既尊且優矣。而舉利除弊

以生養民也。令實司之彰。為起化以倡導民也。令實主之令。願不
重哉。三代以上士都卑處僚末。如後世幕府記室之類。而千室之
邑百雉之都。非其私人不置。以禮掖預也。可屈指計。今以南離藩
帽之人。界之以廣土。平民得行所歆。為難孔門復生。我知女朝拜
官而夕任事矣。昔呂黎命世大儒。出令山陽。而紫陽釋褐後。筮仕
同安。後知南康軍。卓卓有所建樹。明相_國東里楊公。嘗恨不及
為令。蓋君子之抱所學。以願效如此。國家澄叙官方。首重牧民
之選。雖偏遠小邑。亦不苟自。宸衷_德。有翰林改任州縣也。
蓋敬百姓。故重令長。重令長。故慎簡擇。國家功令。又如此。世之
仕也。當其贈。名塲。注一丞。件不可得。一對。大廷。報款。攀躋。

木天梯身清。毋視具令。若不屑措意也。何女慎也。吾友桐峯戴君
以孝廉典曾。為數年矣。庠辰擢進士高第。願不預館職。出為楚南
令。人多為君惜也。君條然自足。以為得所藉手。亟亭車以去。可謂
達文侔。識所輕重。有古君子風。浦陽去楚南。一衣帶水。君過里門。
奉太夫人起。居于迎養。為便。昔人所為。捧檄喜也。願桐峰負奇氣。
不媿阿隨人。而縣令渴大吏。鞠躬擊拳。唯諾堂下。可否不得自由。
事或中執。護屈婉轉。然沒濟。蓋分位侔。勢則然。我之所以尊且優。
女自在。而不繫乎此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言弗敢
成。吉。乃克代之終也。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无咎。言委曲相求。而
得會。遇乃无咎也。君女慎此。德則獲上治命。于為令也。何有若夫。

行其所學以自負乎師帥之責也則因其地度其時相其緩急而
弛施之君女有以自審非一說所能盡也同人既為祖輟以重其
行而余附古人贈慶之義為之諫且以喻世之為視夫令也

送林心芝出令浙江序

庚辰會試天下士以京朝官獲雋者十有二人改用令也三晉江
心芝林君也故事京朝官成進士及極也率得館或君對

大廷入試

保和殿皆及極願以浙令去惟

皇上宵旰民

瘼簡覈吏治思得明智之臣羽翼百姓故重加選擇蓋特簡也而
余与君尤重有賀者君精敏勤幹決事當否不為滯嘗以尊甫
白翁先生泣益陽治益明習吏事既為國子官碌碌之所置木令

得藉手展所抱監根錯節以別利器妙其時也可賀一浙有聯壤
寧建于八閩為門戶君出入恒由之其土風民俗及利弊當具革
者歷歷在胸臆向往而治之直取懷予可賀二當君隨任益陽時
猺獠弗靖永寶辰沅間去寧宇僅惚戎馬閱數載始定方今六字
清和太化翔洽獻琛納賚歸成方在數萬里而兩浙尤腹裏奧區
神臯沃壤衍民物繁庶方之昔時楚徼女猥虞巢愷判若霄壤可
賀三夫以君之才之長處乎地之習且近而又遭遇隆平去雞鳴
狗吠之警予以和理上下接綏嘉師中和樂成宣布之政時有
作不其休与余是以重為之賀也雖然兩浙崇山巨浸包絡四維
衢靈婺睦以北棚民謀窳易与由為姦温台寧緜去海密迹盡夷

出入左、皆需禁防而浙西汝郡蚕桑^所出衣被天下財賦甲于
東南物力之艱尤長民之所當^深意也君与余同歲列薦牘又同
官胄監于文字知尤契同論史事惻有長言知君不欲以繭
絲自劾而为浙保障也必矣瀕行汝同人悉贈以詩而余为序其
可賀也凡数端而又期之以古道如此

送翟依巖出令廣東序

士人策名科目由銓部注選为县令大臣察視之而天子晝接之
然後定此常调也女由督摺入读女則命大臣加務别擇察其才
在進之上上親裁之谓之特简若天子親临策士既闕定其文復
賜召見详核其材品而擢用之盖简自帝心为尤重而由京朝官

改任則重之重也庚辰会试京朝官登上第者十二人而第七名
翟君依巖第十五名戴君桐峰第四十六名林君心芝特改任为
令戴林皆国子官于余有僚誼瀕行索余言君年不能盡依巖为
余文字交以舍人出令廣東假歸者親行獨緩余得從容擇言志
余闻之君子之仕也死以利之當權其所任之輕重以为緩急而
務称之君方披銷圍直薇垣道遥官与庶幾安且荣矣而旅進旅
退碌、之所置才一旦出司民社膺百里宰閭閻之休戚係焉孰
輕孰重此不待智也辨而廣東为古百粵地犷狃雜處大海環其
外百貨所集商賈駢轅奸利在藪牙其同治理之難現他省加倍
蕪而君又不由常调非大臣所别擇以綸靡官荷

上特注報

稱之難視他人加什伯夫以道遙空与之身當盤錯之任案牘紛
其前叫呼涕其後膏肓滑吏覓城社古不可以常理測而又其地
之劇且難如彼受知之懇之深且重如此君之往而往之也其將
何以自効耶周書曰業廣惟勤又曰君子所女無逸信之古謂業
之大女惟在勤力而君子妻位為政無自逸豫也女在易曰利用
为大作元吉无咎妙女義欣君能志不求易事不辭難如虞詡之
令朝歌曲盡情詐壓塞嫌疑如王渙之令汝陽以勤約自愛而与
百姓寬息則所謂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者稽古循吏之風不過是
矣又何患守地之難理息之難酬而勉之致慮哉君之尊人以明
經秉鐸歸隱田里行且七十而精神健舉無暮氣盖勤于治官

及家者君歸以鄙言質之其將有合也爰書以為序

送陶叔載之叙永司馬序

叔載遊宦閩中別余女十有三年矣女性情行檢服食動靜歷歷
在心目向如晨暉而夕對也康辰振最擢四川叙永司馬流連京
邸去月餘相与商確文字考論古今得失談諧間與歌嘯犹昨不
知女間別之久而懽合之暫也一日告余女且曰古人執手河梁
有贈有妻子將何以語我余默然女久之自念昔先太常趨動
以古義相最賦之在懷妾得少舒尺寸以不負師門人輩蹉跎岁
月荏苒髮種如許而頓首即署言所短長之效略見于此矣君
方啣 寵命出萬里外得展驂足視余之鈍拙迂滯奚啻霄壤

雖然亦有同子也當君令南平時勞心拊字煦之然若慈母之保赤子民心脅然歸之然猶十年始調及任龍溪公私迫切呼瀑沸耳君耳受目治口訊手扶晝夜不少休如是也又三年乃得稍遷叙不可謂不拙且滯君雖年少于余鬚髮已漸就蒼素先太常未竟之緒待君而萃也實鉅且繁官海波濤中君其有以自愛司馬為府佐官而叙永別建廳治專領屬邑名雖太守司馬實行太守事又有徵收額款倉庫之責所任綦重其地固為土司民獠雜處復當滇黔西粵之衝各者運解銅鉛率由是道稽查防範檢刮利弊事更紛紜孔精心果力不能綜核就理而左右効事之人孔信實有幹局也亦恐其盡力治而為厲也凡此數事宜不足為君維

而加務善之使上相安而下不蠹則所謂自愛以竟先太常之德也其必有道矣余每念先贈以志事未終中夜屏營莫知所措安能以已所不足也求人而師門至契又同病也易憐故不覺言之親縷也若夫山川之悠遠魚雁之希澗此不足隔我兩人故不贅

送同年陳太史歸楚南序

休齋太史將返楚南余餞之向道所由曰從水余謂之曰水有二道也從金陵下太秣涉彭蠡過洞庭下湘江而上其道徑而捷然有夙濤之警也若由姑看抵鈔塘出七里隴越常玉二山沿溪行至萍鄉易舟而進徐達星沙其道迂而遠然安流鼓楫饒巖壑之勝今將奚由曰方須我友而行不能自為政也余曰不然君子思

以道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况同舟共濟乎流水之為物也盈
科而後進君子之志于道也下學而後達故驟貴也福也積勲伐
以政之損恆也學也累德行以基之今之人惡迂而取徑也仕与
学皆然已君淡于世榮不詭隨以從俗可謂卓自樹立也而果于
進德得毋有一日千里之思乎願君遲也其行也君笑曰豈有迂
于仕而不能迂于学也請自今日之行始遂与他友定溪行之約
來告期乃錄而語以贈

送密齋廷尉歸華陽序

顧氏世籍會稽自唐以前無越在他州也後乃稍播移近且徧
域中矣其舉進士登仕版也強半多外吏官京朝者不數人而密
齋先生且告我去留長安也蓋孤其何能以無感雖然先生固不
能終去也初余過先生于同年卻叔山所心儀之而未有以識也

丙子丁丑間有宗有歲時之會先生在否目得親警咳聆語後知
其抱負濶遠非苟而已也癸未夏仲余以浮梗相依樂數晨夕益
窺其學向根柢于儒先而端主敬復禮宗旨實能倚之身心為有
用之學者必有所發據以自見且先生自蜀來一孤負士耳荷
物達之知歷官卿尹既蹶復起其為上所尚注久矣今雖為
六月之息而聖主憂惜裁成之意至深且厚先生其何能終
去哉今將道青兗涉淮泗溯彭蠡而上泛嘉陵之洪波涉瞿塘之
斗坂躬身目于曠途納江湖于廣抱予以舒寫其寓占之神而深

沈女學問之氣所得于已女弥遂將幾于用女弥宏而在宗離合之感又不足為也。獨余齒髮晚衰行即乞歸里門以一經課子先生之來弗獲忘形懼聚如今日。歎之私所不能已。故述叙情事以快女必來而因送女行。

沈歸愚先生九十壽序

維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恭遇

聖母七旬萬壽敷天大

慶盛典烏奕海內耆英碩德夙有位于朝。在航亭車引雲集京師

矚祝

慈壽不懈益虔

天子嘉之慰勞有加又捧女年

最高德景劬古與現列侍從之王大臣十八人為三朋九老之圖

各賜萬年藤杖一枝及幣帛董爐如壽等物。以帝歌天章

璀璨一時簪章企望風采下至輿隸婦孺街侍巷說莫不熟九老之名。思得一見為幸。而吾鄉大宗伯長洲沈公實為之冠。公為汝生久擅名詞壇。古垂數十年。四方名賢士大夫多不知長洲沈先生者。願遇者試則頭年逼古稀始以春秋魁江左。女遇合之艱若此。明年成進士入詞垣受

聖天子特達知屢主文衡登館閣

侍直上書房。遂副秩宗不十年而跡鄉貳。又何駛也。積久而光

女固然。予當以偃蹇青衫。叩一室里巷之士。目咲而去之。甚也。

擲揄詆訕。搗手戒子弟勿復效女所為。一二素心人雅知公也。亦

相顧太息。以為命也。如何矣。公嘗為鎮言。乙卯丙辰間。詔開鴻

詞科。入試被放。僦舟南下。抵黃河渡。遭風覆溺。呼吸危殆。難倖脫

沈女學問之氣所得于已女弥遠將葬于用女弥宏而五宗離合之感又不足為也。獨余齒髮晚衰行即乞歸里門以一經課子先生之來弗獲忘形懼聚如今日。歟之私所不能已。故述叙情事以快其必來而因送其行。

沈歸愚先生九十壽序

維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恭遇

聖母七旬萬壽敷天大

以必傳之古湫先生為必傳之婦。愚先生作壽序而通篇氣象辭句終不免一仙字甚矣壽序之不可作也。故自卸無識子。

內考英碩德夙有注于朝。在航亭車引雲集京師。壽不懈益虔。天子嘉之慰勞有加。又擇其年

各賜萬年藤杖一枝及幣帛董爐如壽等物。以帝歌天章。白現列侍從之王大臣十八人為三朋九老之圖。

璀璨一時簪韋企望風采下。至輿隸婦孺街巷說莫不熟九老之名。思得一見為幸。而吾鄉大宗伯長洲沈公實為之冠。公為沈生久擅名詞壇。古垂數十年。四方名賢士大夫多不知長洲沈先生者。願遇者試則頭年逼古稀。始以春秋魁江左。女遇合之艱。若此。明年成進士。入詞垣受聖天子特達。知屢主文衡。登館閣侍直。上書房。遂副秩宗。不十年而跡鄉貳。又何駛也。積久而光女固然。予當以偃蹇青衫。呻吟一室。里巷之士目睽而去之。甚也。擲揄詆訕。搗手戒子弟勿復效其所為。一二素心人雅知公也。公相顧太息。以為命也。如何矣。公嘗為鎮言。乙卯丙辰間。詔開鴻詞科。入試被放。僦舟南下。抵黃河渡。遭風覆溺。呼吸危殆。難倖脫。

軀命而行篋所携蕩滌無餘此時百念俱灰自恢六復無復何怪
世之矜之哉已而官京朝列顯官予告旋里加尚書銜食俸恩
禮殊絕向之齟齬已復驚詫嘆美以為天上人而不知績學稽古
之振天之所以誘掖於人俾知嚮勵而于公固不加毫末也鎮初
識公于郡城之春風亭適丙辰罷試後與寄浩落無幾微佗傑之
色後公官寓寄園鎮浪跡都下昕夕過從或方食而起或將寢而
忘抄筆忘年媿不倦乙丑之役鎮再被剝放公為不食也累日
女敦尚古道純葛慤至如此既歸里門形跡踈澗至辛未冬一覲
光儀忽十年復得謁京邸商量旧業感念疇曩慷慨歎如
左寥園時不覺公之年已八十有九也憶自戊午卒托驛尾鎮時
年甫及強至甲戌遁籍而髮已種今復數年白首即暑形神益
非而以康寧強固顏眸而神腴碩果不食固國家元氣之所培結
而公之自操德履充實而有光輝之效也過此又十年
慈壽益崇而以百歲老臣來致警祝榮寵又當何如以春為公
九旬大慶鎮以匏繫弗及預賓朋之末于公之歸乃略叙三十年
來知遇之奇離合之迹以政其私而因以為公壽行且解汝塵鞅
退守田庐耕鑿之餘操小舟一葉泛公于九峯三泖間為汗漫之
遊公笑許之乎

嚴韋川先生七十壽序

昔人論文章必不可已而後作而序壽之文加慎吾人不知交則

可已事無足述則可已知交矣而又有足述雖款已誌惡得而已
此岁癸未鄉前輩韦川先生以楚臬奉調入都疾假歸攝未及歲
而是歲壬正某日為先生七十誕辰同里之醵籍于朝及以計偕
來公為摺衣奉觴余乃序其所所以不可已也為之言余之師為司
業陳先生司業之師為太僕嚴先生先生則太僕之孫也太僕以
受業園沙錢氏園沙又出我楚蘆居士之門為累世通家而余
又辱知于先生比年以來交接益勤先生讀書纂言丕振先緒
及女歷任巖疆由令牧而郡守而監司而臬臬聲猷卓、編于士
大夫之口也無俟余言而以余聞見所及或不必盡為人知而閑
于立身行己之大實足以挽頽風而勵薄俗雖款已誌惡得而已

諸當先生司牧濱州居上游女操治威察先生才款藉為左右手
少迂就可立改美官先生介、持不可幾以是得罪及觀察岳常
陽湖濱園田事與將軍抗議上書剖利病妮、數千言將軍卒降
心澄之余惟世之齷、女不足論女稍有幹局女無不執居下獲
上之說專得一當以自奮不然則怵于勢力而奪女操不然則托
于和同而卷女舌又不然則陽為振勵可居之名而陰為卻曲自
全之計如先生女不當求之古人中耶然而先生穆然內持未嘗
矯尾厲角以亟自表異此女鎮定有常靜而獲壽之本也既來京
師適同里謀建公宇數年未有成先生慨然任之不逾月而成而
經紀女戚屬好泊莊家尤近世所難能女而先生不以自多曰是

固當然。余之所以敬先生，重先生，亦正以女當然也。今天下人，
能女當然，則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也。將擬先生之品于三代而
上，以與起來，女先生之壽，寧有涯乎？為先生而有言，則不可已為
學先生女而有言，尤不可已也。是為序。

涇陽李愚齋七十壽序

涇陽謝曲菴孝廉，以計偕至都下，指三原劉君九畹氏之書，訪余
寓齋，志書而寤，寤女言質而信，問所從遊，肅立而言曰：某之師
為愚齋李先生，先生束脩砥行，學不務苟得，遊女門女，粲然皆有
所成就，而先生一衿落漠，吟嘯于荒村老屋間，年且七十矣，猶鍵
戶著書述說，不少休，嘗署女居曰：攷菴，學女稱為攷菴先生。

志閩中之學，稱王復菴司寇，得稜渠宗旨，先生實躡女迹，而以餘
力治古文詞，工行楷，粲然皆可觀。法家貧，衣食恒不給，而里中富
商巨賈，能以才力肉給人女，款邀一見，不可得，女素所樹立如此。
又作而言曰：三月之下院，為先生女稀初度，將走提足，攷祝釐，願
假一言為壽，余惟稱壽之文，不見于古，近世有為之女，大都取重
于尊官貴人，余何能役？則又言曰：先生方息影攷菴，與古人相質
對，尊官貴人，于先生何有？故固以法余，同古之學女，必擇師，終身
依之，信有道而不反，故尊師之禮，曰就養，後世或易師，不必
惟女一人，一旦得志，輒棄去，如弁髦，如曲菴之嚴師，尊道不忘所自，
女殆非今之士已。抑先生之道德，茂美有以及之，所謂尹公之他

端其取友之端也。九畹書來稱曲菴才且賢，有古君子風。復菴司
寇之傳，于是乎不替。先生其亦有以樂乎此也。迺不辭而為之序。
趙靜涵七十壽序

江陰有隱君子曰趙靜涵先生，居砂山之西麓，少習舉子業，旋棄
去，日讀書務明理，且科名有所急也。趙故望族，饒于貲，而先生以
清德自持，屢推鄉飲，大矣。固涉弗往，惟閉戶高吟，適我情事而已。
子七人，一舉孝廉，一升上舍，而察秀才者四，皆醇樸，深謹有奮慶
父子夙歲辛巳，孝廉為禮部試報罷，會國家推恩錫慶，將廣羅
舉子之賢，深年富，授之官，孝廉年資俱及，極願自請曰：「兩老人
髮垂白矣，余雖獲預春明選，尚當假歸里門，奉堂上懽業，瑁珠

如許，乃以升計，故遠違子舍，恐毛義檄不足喜也。惟是來歲九秋
家大人年屆古稀，倘得高明之言，為俯觴之助，則所得多矣。女友
人貢孝廉于朝，數往來，余寓因以為法。余惟世之急功競名者，如
饑之就舖，渴之赴飲，苟得一嘗，即骨肉弗遑顧，稍不如所望，輒出
愁感歎，寢夢不能自寧。獨先生條然高家，謂科名之讀書所急，豈
不超然曠覽哉。孝廉以疾養，可致之功名，不以易天倫之樂，而決
然舍去，所謂是父是子也。先生方康強，善飯，七子以時起，若而今
之彈冠結綬，縮銅符以出也。方經營其瘵，不已于行，女視孝廉之
融洩一堂，得失何如，必有能辨之也矣。雖然，方今六字傳和，孝
與樂愷士之幾，伏山林也。方聯軻結軌，爭赴鞶下，以應休易，移孝

作忠、斯六、讀書明理之大也。孝廉行矣，歸以負之先生何如也。

江儕鶴七十壽序

江子既發解順天，待試禮部。明年正月之三日，為其尊甫倚壺先生七十懸弧之辰，乃造余曰：家大人微福登古稀，又席幸于試事，弗獲偕弟若子，越琛奉觴以娛我親，寢食弗敢康，惟師假之言以釋我慚負。余謂之曰：母以為也，假子不得志于有司，鬻菑而歸，雖羅四海之珍，集千里之實，時樂于洞庭，挹漿于北斗，以為尊甫壽，尊甫樂之乎？今子藉名賢書，升聞天府，親戚故交，雀躍燕賀，於籍于門，女視尋常之祝嘏何如，而豈必曲跪擎拳，稱觴膝下之為得也？何以慚負而假我言為？江子固以法則為言曰：世之人所

願望于女子也，克家可耳，成名可耳，余知先生之志之所存，有不啻于是也。方余假館桂村，與先生樂數晨夕，上下古今人事，掀髯抵掌，指湯得失，恨不置身女間，以與推量文術，嘗嘆流俗翫不復以宗經學古為事，故雖屢試屢蹶，終不改其常度，是亦可以攷女所存矣。江子既以科第發聞，而女弟念黃，益勤其家而舅大之，所謂克家成名也，于是乎在，而敦屬實學，以明倚而遂用出為國家不可少之人，愛為吾黨不易得之士，則所以善承親志，又不在此區也。女而先生頌之，樂且無涯也。余及憶十年前，女子偕黃君信生，徵余言為先生六十壽，先生之孝友風義，前之言備矣。茲因江子之誼，為述其志之所存，以為江子勗，江子而如我言，則自

此以後又十年余雖髮種之乎猶能握骨為先生頌也

安義王文思六十雙壽序

余養病匡庐不與人事在三年矣安義王生秀鍾以書來曰岁之五月為家大人六十初度七月則母氏設悅之辰家大人身左子舍戒勿稱壽秀鍾弗敢違而汝同學之願以一觴進也爭執魯頌獻疑謂闕宮祝魯僖之壽而八章言令妻壽母是上有壽母而子得壽之徵証也秀鍾亦以難乞先生一言以解女翁女友李汪兩生助之請余笑謂之曰有是哉汝同學之獻疑也所謂賦詩數章七款雖其有說亦記曰恒言不稱老為子之言也翁之戒勿稱壽也六十杖于鄉則堂正次之坐設加豆亦此鄉飲酒之義而汝同學之所執也亦禮也夫如行女是子尔翁以名汝生竟成均教女弟若子皆有成立聲聲序向太孺人頌而樂之而胡孺人亦克其婦道得至上欢又能以餘暇既鄉里是古堂正所齒也則以今日之舉謂行古鄉飲之禮可也生女以是復于同學使笙歌南陔之三則燕喜洽于重闈而彼此之怀各得矣如謂汰叔氏志以礼許人則我豈敢

胡年伯母馬太安人七十壽序

蓋聞瑞綃列幃經侍事呈之親珠履升堂人拜虞潭之母惟賢母實生賢子有大德必享大年恭惟胡年伯母馬太安人乃 敕封文林郎孝廉又翁先生之配今鄆城令同年胡近光之母也太安

人江右高門扶風旧族家承官籍夙向新息之勲幼縮書囊早佩
班姬之訓逮夫河洲芑荇中止湘纍室有瑟琴家与嘻噓勤思致
孝潔鯉膳以調餐共矢御家挽康車而執苦用能佐我又為年伯
功勤匡壁学就董帷不奮鵬无誕膺鶚薦加以停机勵課畫荻
傳書蔚起邦基游隆家慶鄆城君于是清流冰玉藻吐江花仰重
十城名題千佛爰由蕊榜遂欽花封始筮替蠶業已化魯恭之雉嗣
遊鳧峰盖調宓子之琴当攝篆郟城遭时艱食耳喧呼矰目断炊
烟君墨突未點鴻碧轉急流民苦狀陈书代郟侯之國肉骨重生
振廬假汲黯之粟洎乎帰繁負襁汁出求芻还为剗肉之医莫顧
生塵之說而太安人殷勤誠勉剗切丁寧妙所謂子勤于政母教

之忠者矣迹古官移古鄆地属高真相彼廩邱久成瘠壤頻年積
潦永岁巡征田卒汗萊民无幹止君慨然費憤騰尔求寧大興疏
鑿之功遠法决抗之智用俾鳥鹵夫化膏腴凡茲於字之勞悉存
恩勤之益仁女必壽亶其然乎茲当蕤賓中律鶉首居躔距踏柳
之一旬縷名長命值攬揆之七袞選春恒春映翟茀于五花萃簪
裾于四座太安人綬芬苒祿馨尔馨宜喜氣常充德容弥映莒蒲
九斲珍從南涧以敷榮萱草千齡競向北堂而舒彩某謬緣鄉薦
托附通門夙抱心儀未伸摠拜近覲發黃之政逾欽鐘郝之景况
当彩悦高張綺筵肆布令子遠徵乎焉誨鄙人敢祈以不文式展
柔毫以康瑶學刈琅玕之稿釀傾百福以允除染翰翠子之箋詞

效九女而莫認欒姓岡陵之始不詳耆耋之先

陳母駱太恭人壽序

古之魁人傑士克承先世之業以振家聲而蔚國華也固得于庭訓之嚴抑亦慈母有方養成其德也而人不及知也古稱陶侃柳仲郢之母所以鏖礪其子女尚已而于服官行政之大者聞而特雋不疑為京兆尹其母固有平反則喜否輒不食不疑以是益持平怒為漢名臣雋也之賢又出陶柳上今陳母駱太恭人是其匹也太恭人為思亭先生之配南康守肅菴之母思亭以名孝廉為儒官雖累世官家而肅菴結寒素太恭人以勤儉佐之不以其為戚也思亭父清端公以贈尚書入祀賢良例獲云肅官肅

菴當就公太恭人謂之曰古人四十強而仕故皆老成練達克自建立汝年未及汝德性定才識充乃可出耳留弗貴十餘年已而肅菴以經明行修膺學使之薦乃至京師官比部是年尋遷正郎今奉命守南康政清人和皆十餘年經練之效也肅菴既平反如不疑有以稱母氏心顧不知不疑之母也嗟女子之仕以練其才而遂之用否也世之躁進者多矣為父為母又速驅之處此堂長加甚焉太恭人不卓君子女哉南康士夫感肅菴之和理其郡也競進為太恭人壽問予所以為壽者予謂飲水也當知其源肅菴所以惠南康者皆太康人之教則郡士夫之感肅菴也當益恭太恭人也太恭人之德多矣予特為其大也俾進以為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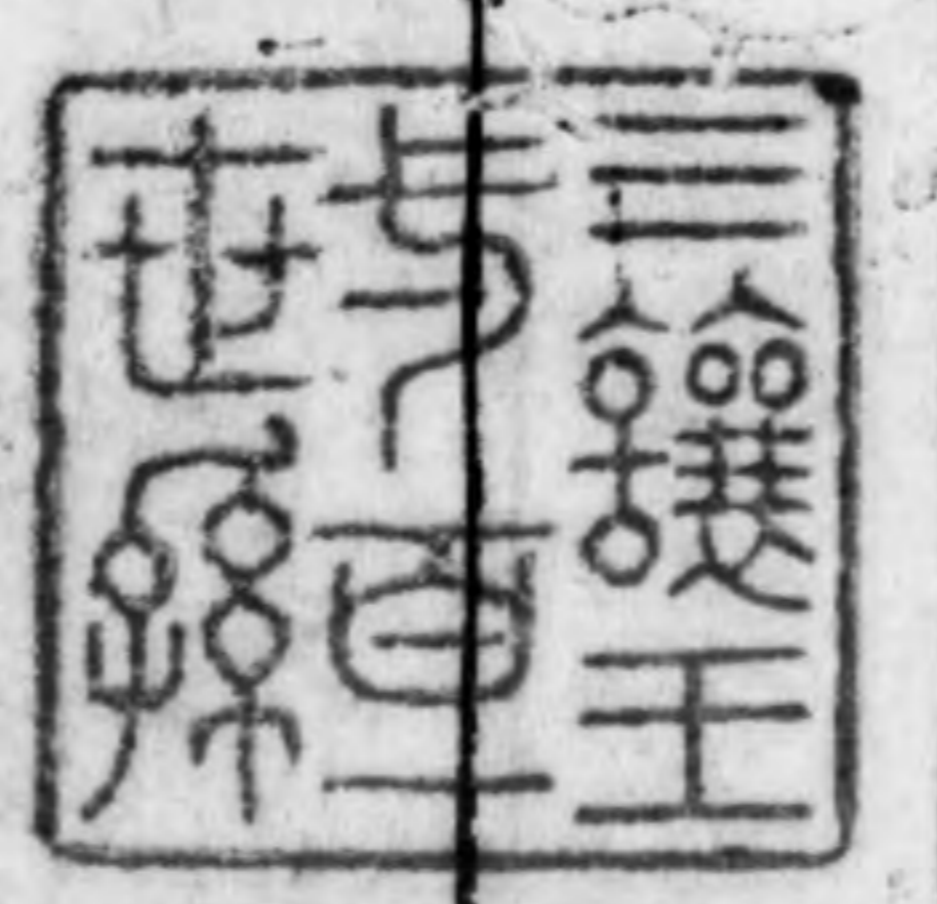
且为凡为以古劝心

虞东文钞卷二



二

門下晚生吳卓信校錄



程